



鲁迅散文选讲

江苏人民出版社

鲁迅散文选讲

无锡市教师进修学院编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500

书号：10100·325 每册：0.37元

目 录

《野草》题辞·····	1
秋夜·····	11
雪·····	19
好的故事·····	26
过客·····	34
失掉的好地狱·····	47
这样的战士·····	56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65
淡淡的血痕中·····	73
《二十四孝图》·····	82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101
琐记·····	114
藤野先生·····	131
范爱农·····	146
鲁迅的散文和散文诗·····	163

《野草》题辞^[1]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2]。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3]。

生命的泥委弃^[4]在地面上，不生乔木^[5]，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野草，根本^[6]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7]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8]，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9]。

地火^[10]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11]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12]，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

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鲁迅记于广州之白云楼上〔13〕。

注 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出版的《语丝》周刊第一三八期，在《野草》最初几版中都曾收入，后被国民党反动派书报检查机关抽去。一九四一年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鲁迅三十年集》时才重新收入。

〔2〕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鲁迅在《三闲集·怎么写》一文中，曾叙述他在厦门时有过类似的心情：“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沈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3〕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鲁迅在《坟·写在〈坟〉后面》一文里，对于自己的作品这样写道：“这不过是我的生活中的一点陈迹。如果我的过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么，也就可以说，我也曾工作过了。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表达的也是类似的意思。

〔4〕 委弃：舍弃。

〔5〕 乔木：高大的树，这里比喻“伟大华美的文章”。

〔6〕 根本：草木的根。

〔7〕 陈死人：陈腐的死人。

〔8〕 删刈（yì）：割除。

〔9〕 地面：这里指黑暗的旧社会。鲁迅在《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里称《野草》中的作品“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这里的“地面”，也就是“废弛的地狱”。

〔10〕 地火：这里指蕴藏、沸腾于地下的革命烈火。

〔11〕 熔岩：火山喷发时迸发出来的熔融的岩浆。比喻革命高潮到来时的强大革命力量。

〔12〕 静穆：安静和穆。这里指白色恐怖下的沉默。这两句话主要表示作者对革命高潮的热烈召唤，也表示作者对《野草》中流露的某些颓唐心情的否定。一九三一年他在《〈野草〉英文译本序》里说：

“后来，我不再作这样的东西了。日在变化的时代，已不许这样的文章，甚而至于这样的感想存在。我想，这也许倒是好的罢。”

〔13〕 白云楼：当时鲁迅的住所，在广州东堤白云路。据《鲁迅日记》载，鲁迅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由中山大学“移居白云路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

讲 析

《野草》的序文《题辞》，是鲁迅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写下的第一篇作品。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九二七年初，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然而当着革命和战争的紧急关头，首先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同时也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的自动放弃革命领导权”（《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了失败，中国革命转入

低潮。

“四一二”前后，鲁迅的世界观正处在剧烈的变化中。一九二七年一月，他从厦门来到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他“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而已集·答有恒先生》），对自己一向相信的“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三闲集·序言》）的进化论产生了怀疑，并且意识到了工农群众的力量。在广州，他在中共两广区委的关怀和帮助下，迅速了解到在广州存在着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斗争，国民党中的右派，活动十分猖獗，“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存在着深刻的危机。他多次收到《向导》、《少年先锋》等党团刊物，更多地接触了一些马、列的文章，了解到一些党在当时的政策和对形势的看法。四月十日，他写了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引用列宁的教导提醒人们：“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指出“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告诫革命者要“永远进击”。这篇杂文的写作反映了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确态度和政治敏感。两天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十五日，广州的国民党右派也大批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鲁迅在当天下午设法营救被捕学生无效，不久便愤而辞去学校的一切职务，表示对国民党右派反革命暴行的抗议。马列主义的指引，党的影响和严峻的阶级斗争现实，使鲁迅“相信进化论”的“思路”“轰毁”（《三闲集·序言》），并且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群众的伟大革命力量。

《题辞》就是鲁迅在革命转入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广州、处境十分险恶、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于“四一五”后十天写的。它是鲁迅在反革命腥风血雨中掷向蒋介石新军

阔的锋利投枪；是鲁迅“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对革命和反革命、对革命前途所表示的立场和态度；是鲁迅思想进入飞跃阶段的艺术记录。

《题辞》一开头，就表达了鲁迅在白色恐怖下“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的悲愤心情。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鲁迅这时的“沉默”。一方面是他目睹了反动派的暴行后心情极度悲愤的表现。对于反动派的凶残，鲁迅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但“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屠杀的惨酷程度，超过他最坏的估计。前所未见的惨象使他“目瞪口呆”，悲愤之极，以致“实在无话可说”。另一方面，这也是他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的反映。他在同年写的《答有恒先生》中，明确说明“四一二”以后一度“终于觉得无话可说”，“大原因之一”是思想的变迁。因此，这“沉默”也意味着他在进行思考。正是在这“沉默着”的思考中，他认清了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由衷敬佩的感情，感到共产党人之所以“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就因为他们改革中国的主张，能切中要害；对比之下，感到自己“先前的攻击社会”，显得“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而已集·答有恒先生》），从而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发见了自己过去思想上的“偏颇”和战斗的弱点，思想上“觉得充实”。

既然如此，鲁迅为什么“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呢？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目睹着屠伯们日甚一日的

暴行，他实在无法忍受，要“开口”，要揭露和控诉反动派的罪行，但在白色恐怖下，“想要写”，却又“不能写”，他没有开口的自由；况且他早已认为，“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面对拥有反革命武装的反动派，光写几句话也“不中用”。（《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另一方面，他这时进化论的“思路”虽然已经“轰毁”，深感必须用新的思想武器进行战斗。但是，究竟什么是新的思想武器？怎样运用？还需要有一个学习和思考的过程。此时此刻他正在思索，一时还说不清楚，因而又感到“无从写”。正如他在五天后，为自己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写《小引》时所说：“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由于上述原因，鲁迅产生了“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的“空虚”之感。

“沉默时……觉得充实”，“将开口……感到空虚”，这两句话，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实际。鲁迅正是用这种含蓄的言辞，表达了他要控诉，要战斗的深沉感情和强烈愿望。

从第二小段至第八小段，鲁迅对自己“过去的生命”和《野草》作出总结，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最后必将胜利。

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斗。在他看来，生命的意义在于战斗，如果战斗了，生命就“存活”；反之，生命就“空虚”，虽生犹死。他肯定“过去的生命”“曾经存活”，“还非空虚”，表明自己是战斗过来的。同样，他肯定自己的散文诗集是战斗的作品，尽管他自谦地说：“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

这是我的罪过”。但他却“自爱”“野草”。因为他自己知道，“野草”虽然“根本不深，花叶不美”，却是从人民群众和时代的进步潮流中吸取了营养，从先辈、同辈和青年的流血牺牲中吸取了经验教训而写出来的，是自己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其走狗文人斗争的产物。他从“野草”生存时屡遭反动势力的“践踏”、“删刈”中，看到“野草”刺痛了反动势力，发挥了战斗作用，因而感到“坦然，欣然”，“将大笑”、“将歌唱”。鲁迅又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一贯严格要求自己，“无情面地解剖自己”。他对自己的过去有了认识后，便明确宣告：“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同时，坦率地承认“野草”这样“随时的小感想”，并不能动摇黑暗的旧社会，有不足，有弱点，表示要和过去决裂，投入新的战斗。

鲁迅在总结过去的同时，控诉了反动势力镇压人民和践踏“野草”的罪行。尤其可贵的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鲁迅从国民党反动派貌似强大的现象中看到了它的虚弱和必然灭亡的命运，从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暂时不利形势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他满怀信心地预言：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这一壮丽的诗句，喊出了人民的心声：尽管反动派的屠杀、压迫是如此的残酷，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是斩不尽杀不绝的，他们正象“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一样，在斗争、发展、壮大，革命终将如熔岩般的爆发，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黑暗社会必然要毁灭，光明的新时代一定要到来！待到那时候，鲁迅当然要为此感到“坦然，欣然”，要“大笑”而且

“歌唱”。

最后三小段，鲁迅热烈欢呼未来，热切期待革命高潮“火速到来”。

当时，革命转入低潮，白色恐怖严重，人民钳口结舌，“天地有如此静穆”，因此，“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那末，革命高潮到来的一天，自己是不是就一定会大笑而且歌唱呢？鲁迅深知，平时欢呼革命的人，革命到来时未必拥护革命；“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国便曾有过的。”（《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他曾经多次剖析过那种“碰死在自己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文人。出于严格要求，他对自己提出问题：革命到来了，自己的态度究竟会怎样呢？“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就是这个意思。鲁迅提出这一问题，表明他对革命的态度非常严肃，准备经受革命的各种考验。紧接着，他作了这样的回答：“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就是说，他要在新旧交替的时刻，整理、出版《野草》，让战友和敌人来鉴定他对待革命或现实的态度。《野草》是他过去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其反动文人斗争的记录。显然，他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整理、出版《野草》，是要鞭策自己“永远进击”，鼓励战友的斗志，揭露蒋介石新军阀反动、虚弱的本质，用战斗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然而，眼前“天地是如此静穆”，敌人是这样凶残，战友和人民在受迫害，遭屠戮。在这样黑暗的现实里，虽然似乎活着，却没有生存的起码权利，实际是“先就未曾生存”，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实在无法忍受。他急切“希望

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急切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高潮“火速到来”，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旧社会“火速”灭亡。

“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鲁迅用斩钉截铁、铿锵有力而又意味深长的话为全篇作结。再一次热切地期待，革命的熔岩赶快喷出；强烈地表示，要与旧的思想决裂！

《题辞》是鲁迅对过去的思想和作品的深刻总结，是鲁迅经受了阶级斗争严峻考验、思想处于深刻变化时期唱出的一支新的强有力的战歌，表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坚信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恶，显示了他的政治远见、革命的坚定性和“永远进击”的战斗精神。国民党反动派害怕《题辞》，曾经多次抽去《题辞》的事实，正从反面证明了《题辞》的战斗价值。

《题辞》不仅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有高度的艺术性。作为散文诗集的序文，它本身就是一首壮美的散文诗。全篇感情热烈而深沉，形象雄伟而壮丽，声调激越，节奏急促，洋溢着昂扬的战斗精神和革命的乐观情绪。诗篇中，作者的思想 and 态度是鲜明的，表达形式却是曲折的。这种含蓄而又明快、质朴而又绚烂的风格，是鲁迅当时思想深刻变化的反映，也是他在白色恐怖下要“开口”但又无法“开口”这种愤懑心情的表露。

运用象征手法、形象化的比喻，以含蓄凝练的语言表明强烈的思想感情和鲜明的爱憎态度，是《题辞》艺术上的重要特色。象“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这样的诗句，不仅喻义深刻，而且形象生动，有光有热，有声有色，给人以强烈的感受，能引起读者丰富的想

象。又如，“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这类话语，感情深挚，寓意含蓄，耐人寻味。

《题辞》所反映的时代早已过去，但《题辞》所显示的鲁迅对待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却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秋 夜^{〔1〕}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映^{〔2〕}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3〕}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4〕}，胡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

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亚着^{〔5〕}，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眈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眈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6〕}。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眈着许多蛊惑^{〔7〕}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8〕}，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迭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9〕}。

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10〕}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注 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语丝》周刊第三期，题作《野草 一，秋夜》，署名鲁迅。后收入《野草》。

〔2〕 映（shǎn闪）：眨眼睛，眼睛很快地开闭。

〔3〕 瑟（sè色）缩：这里是冷得哆嗦、发抖的意思。

〔4〕 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十九世纪英国诗人雪莱《西风歌》中最后一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里是化用雪莱的诗意。意思是：黑暗过后，光明总会到来的。

〔5〕 低亚：亚，通压。低亚即压低、低垂着。

〔6〕 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月亮是由东向西行的。这里说躲到东边去，表现了月亮在枣树的直刺下，惊慌失措，乱了步子。这种写法和李贺《秦王饮酒》中“酒酣喝月使倒行”有同样的艺术效果。

〔7〕 蛊（gǔ古）惑：心怀恶意地诱骗人，使人心意迷惑。

〔8〕 吃吃：笑声。

〔9〕 栀（zhī支）子：栀子树，常绿灌木，夏季开花，味香。

〔10〕 敬奠：满怀敬意地怀念死者。

讲 析

一九二四年初，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帮助之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实现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新的阶段。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农民运动也正在兴起，一个新的革命高潮逐步在全国形成。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使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但穷途末路的封建军阀，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挥舞屠刀，对革命力量进行残酷镇压。在文化方面，以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为代表，向新文化运动发起了疯狂反扑。在北洋军阀统治中心的北京，革命和反革命、光明和黑暗的斗争，在激烈地进行着。这一年的九月，鲁迅写下了寓意深刻，动人心弦的战斗篇章——《秋夜》。

这篇散文，通过对秋夜室内外景物的描绘，用象征的手法，鞭挞了阴险冷酷、丑恶狡猾的反动势力，热烈赞颂了追求光明、跟黑暗现实英勇战斗的反抗力量，同时也表现了对被压迫、被摧残的弱小者的深刻同情。

作者写了两组形象：一组是枣树、小的粉红花、苍翠精致的小青虫；一组是奇怪而高的天空、圆满的月亮、夜游的恶鸟。通过这二组形象的叙写，一幅光明与黑暗进行激烈搏斗的生动画面，便展现在我们面前。

文章的第一段，作者以洗练的文字，运用电影中的特写手法，把热烈赞颂的对象——枣树，非常鲜明地勾勒了出来。不说“两株都是枣树”，而说“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是运用反复的修辞手法，使人们对枣树有一个突出而强烈的印象。